帝祖萬年金鑑錄

帝祖萬年金鑑録序

治天下以道而天下以道而已自古堯舜禹湯文武及我

太祖

太宗以道治天下者也兩漢而下至宋元以智力把持天下者也智力把持天下者其於人葺面而不能心其於世小康而不能大治其於國祚也夭促而不能悠久非苟而何惟帝王惟

祖宗之治本于道道則具于人心而上原于天者丁剛道存天不變道亦不變、卽帝之君守成業歷代相承長治世道隆國祚

一世二世以至千萬世可行而有天下者所當遵也雖然道固不變而法則行之人亦不能無弊於是世長民其厭常喜新鑿智自私者往往摘其弊以祖宗之法不善妄肆更張於其間然後去道日遠心日離國因以斃者前後相望可勝嘆哉故臣愚[illegible]不自量歷考前古帝王暨我祖宗全盛之時謹采其所以為治之大要萃為一編名曰金鑑錄以為聖天子獻其諸三代而下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illegible]宗為治非無一善之可取一德之可師然其心不[illegible]乎道非所以望吾君也乃稽首頓首僭序其首曰所

謂道者人所共由之路事所當爲之理盈天地亘古
今之所不能違而毫髮須臾之不可離者也然高不
可抗卑不可踰行焉不著習焉不察賢知者挾以爲
易而過之愚不肖者視以爲難而不及焉是以中世
爲治者莫不各隨其知慮之所到才力之所能制爲
法度見於施爲因陋就簡而上不聞大道之要修創
補隙而下不被至治之澤臣曰苟爲而已者此也惟
聖人擇之精守之固建其有極與民由之民則日出
夕息含哺鼓腹以安其生不知帝力之何有此帝
祖宗之治所以爲大而後世之所當鑑也然天下以道
而治道以人而行是故堯行其道而治矣知不行於

丹求也舉舜而行之舜行其道而治矣知不行於吉
均也舉禹而行之堯舜之所當道而不在天下所
愛者天下而不在子孫至禹則不然以傳其子而後
世遂以為父計孟子曰天與子理或然也然家之不
以道則天亦弗與也然則為子孫者可不以祖宗為
鑑哉且以三代言之夏傳至桀不鑒于禹而湯放之
殷傳至紂不鑒于湯而武王代之周傳至幽不鑒于
文武而秦滅之其中若太康孔甲雍巳武乙譯厲不
鑒而中微若少康大戊武丁周宣克鑒而中興此臣
金鑑錄之所由作也大抵人君賢否之趨世道治亂
之源國祚存亡之機其肇有二焉人心道心而已曰

聖德曰正學曰敬天曰勤民曰戒慾曰崇儒曰用賢曰節儉原于性命之正者道心也賢君務之曰暴虐曰剛愎曰凶傲曰遊畋曰淫逸曰奢侈曰沉湎生于形氣之私者人心也昏君樂之出于此則入于彼矣彼昏庸之君非不欲長保富貴久延國祚而傳之子孫也惟其有欲并其所大欲者亡之賢君無欲故能全其所大欲是故無所欲而治有所欲而亂無所欲而興有所欲而亡有若數計燭照晒然而不可易者夫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丁寧告戒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惟謹此二者而已然則嗣服之主撫有盈成之運可不深以為鑒戒去

人欲之危還就天理之安長保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而壽丕承熙洪號于無窮也哉此臣愚以為帝王之道

祖宗之法非止一世二世雖千萬世而必可行

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當必鑑而不可失故敬名之曰

帝祖萬年金鑑錄帝王

祖宗而稱帝

祖者倣魯史具四時而目之春秋者寓文也敬惟此編

臣所陳者天德之體也未及王道之用出治之源也未及施為之方豈敢故冒有體無用教不遺末之戒哉竊以人君之所當務而急者如此而已聞之孟軻曰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臣雖愚敢以為法

正德元年三月順天府通判臣汪循稽首謹序

帝祖萬年金鑑錄目錄

卷之上

卷之中

命將

馭夷

內助

帝祖萬年金鑑錄卷之一

聖德

唐堯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富而不驕貴而不侈

虞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

夏禹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

身為度

商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
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執中一賢無
方

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務務文王於緝熙
敬止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能以纘先王之德而配三后于京
故詩人美之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
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太祖高皇帝生而神明即位以來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廣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覽斥侈靡絕游幸卻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為天下先嘗自言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嬙無寵姿之專幸

太宗文皇帝外嚴內仁而雄材大略條理精密　人善任使推誠待下凡所委用非浸潤所能間讒說之入終見疎斥矜過誤略小罪不以私愛赦大惡聽言之際明斷所照不[illegible]其盡洞[illegible]底蘊臨機剛果識制大

事數語而決與下人言開以寓誠表裏明白蓋唐虞
三代以來若漢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
寬仁大度聰明文武闊達之規乾剛之用帝皆兼而
有之

臣按自古帝王必有聖德而後可以爲天下民物
之主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又曰德日新萬邦
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心所歸天命所歸未有
不在於德者也觀二帝三王之於古我
高祖
太宗之於今可見矣伏惟
陛下嗣登大寶下明詔飭勲戚抑權倖節冗食縮浮費

擲貢獻省輸運罷濫設之官停不急之務旋舍已責無非遣蠲寡而赦困乏之事守成憲遵舊章舉賢才求直言無非修廢舉以昭維新之治凡此皆盛德之事中外臣民交騰並躍以為

高祖

太宗之聖復見于今日而二帝三王之治不得專美于古矣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恐

陛下言之而懼于行行之而不能久雖有至德之心而民不被其治之澤甚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耳目所屬不可忽也臣願

陛下端此心于深〻獨行之時持此德于尸居龍見之日反觀內照其於念慮之萌發動之幾必謹而察之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蒙蔽推而一於處事接物之間用人理財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至善日遷聖德日崇聖心洞然內外融徹而無一毫私欲介乎其間然後行一令也堅如金石出一政也信如四時權倖不得以售其奸慝戚不得以怙其寵奉行

詔旨者如神明如雷霆捷於桴鼓影響矣夫然天下不治百姓不安國祚不長未之有也

至孝

舜父瞽瞍惑於後妻而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避逃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篤謹匪懈其後舜踐帝位載天子旌旗朝瞽瞍夔夔齊栗克盡子道

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事文王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

飯亦一飯文王、飯亦再飯

太祖皇帝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復命

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

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殊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

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

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太宗皇帝將詣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爲感哀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
路前導騎士亦可不用一日
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戚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
以福利先親默然不荅既而諭之曰爲庶人能繼而
家業不失墜戒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爲孝士居
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
後日可以爲孝天子以四海爲家能思天位者親之
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
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聽思 以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兆

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事佛乃爲孝乎既
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
我
皇考奮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强不敢凌弱衆不敢暴寡
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
福之所能及也寧懺而退

臣按舜之孝處乎變也文武之孝處乎常也處乎
常者順而易處乎變者逆而難大抵孝子之於親
務有以得其心而順其志而已孟子曰不得乎親
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是故父母之

所愛者亦愛之父母之所敬者亦敬之舜之愛弟
父母之所愛者也以父母之所愛者雖至於殺已而
不怨封之有庳親愛之富貴之以終其身雖父母
没不衰此舜之孝處變而不失其常自古帝王稱
爲大孝也不亦宜哉臣願
陛下法舜文王之孝推崇愛之宜守
先帝遺志以事兩宮法
祖宗之孝勤歲時之思保
先帝鴻業而絕佛事聖慈之大無逾于此至於父母之
喪其例見于經者堯帝如喪考妣高宗居于諒陰
皆言三年是知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

降自春秋此禮遂廢然其間人君賢否不齊或行
或輟而其良心猶或歉卻亦有敢遽然釋喪以為
制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為易月之說後世藉而
因之君子以為萬世之罪人也仰惟
先帝居
大皇之喪臨朝悽戚容不服色不朝賀不宴樂隱然終
三年之制外廷如是則內宮衰経以守先王之禮
可知矣惟
陛下取法讀而行之以従帝王之懿而為後世之師此
又見聖明之君度越千古而出于尋常萬萬也
正學

帝舜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高宗命傅說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朕志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 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武王召師尚父太公望問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王端冕

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　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
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
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王　于箕
子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
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太祖皇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因謂侍臣曰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
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

法也新城內殿成命博士熊禹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儒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于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又謂翰林侍讀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　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爲註既成乃召贊

善則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序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為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臣按帝王之學上繼道統之傳近承

祖宗之緒為生民造福開太平所係至大而其道即古昔帝王其所已行之迹今不可見而其言則散在方冊條理可尋善學者即其言反求于

心而實踐于身而已矣豈暇尋章摘句數墨循行疲役精神於文字之間也哉觀舜之授禹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太公之告武王亦不過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曰敬曰義即所謂道心也曰怠曰欲即所謂人心也吉從者微之微凶滅者危之著自古國家存亡之幾治亂之源實判於此爲人君者必也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以觀內視何者爲道心何者爲人心精以察之而不雜一以守之而不移然後允執其中以酬酢萬機統御萬民綜理萬國何所往而不當何所施而不宜哉

至於洪範者上天錫禹之書箕子即之以貢獻之學者上古教人之法真德秀因之以衍義是皆原于天道合乎人心驗于人事推本帝王之意敷演聖賢之旨以爲治天下之法度也細閱其言道若大而甚小理若微而甚著事若難而甚易效若遠而甚近何也原乎天命于心者也吾心一存則百體從命辟之機發而矢自躍風行而草自偃天下之人皆同此心而原于天者也如水之就下如獸之走壙誰能禦之哉此心學之微而致王道之大承道統之傳者也三代而下此學不明治不復古惟唐太宗留情經術大召名儒置弘文館於殿之側

引內學士更番入宿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
或日晏夜艾未嘗少怠宋仁宗妙選名儒環侍經
幄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二君者學有可
觀治亦近古但于帝王心學縣末之聞不願
陛下效也臣願
陛下以大禹謨丹書之辭書于席之四端以師武王以
洪範衍義之辭書于兩廡壁間以法
聖祖退則朝夕觀覽沉潛其辭而紬繹其義出則親禮
儒臣討論其故而斟酌其宜必使合于人情宜于
土俗然後付于柄臣布之有司行之天下民受其
惠矣帝王之學如斯而已舍此而務爲詞章爲筆

札為異端之學前代人君有習之成名而適足以
亡其國者非正學也臣願
陛下視以為戒

法祖

盤庚遷都于殷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眩
於利害亦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
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循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攸
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武王克商天告武成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
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大宗皇帝諭群臣曰我

皇考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爲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信仕奸回悉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繼承天位恪遵成憲凡

皇考法則爲所更改者悉復其舊七月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於是

天顔恰然變色既又曰民關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

毋作一事必一審度幾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詳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禮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斷鮮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有餘歲

太祖皇帝側親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

周世子皆在

太祖閱徵引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委曲開

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

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

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爲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臣按宋臣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

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盖近而易為姦之明鑒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祖爲之官蓋為明皇寵用宦官一事不法祖而後世之禍卒不可收拾而至於亡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干以中人也明矣哉

太祖高皇帝制為祖訓諸司職掌等書內外之職井然臣布不少紊亂近代以來稍漸更變其弊亦將滋

蔓而不可救者矣比者伏覩
明詔有曰惟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率
皇考未終之志擴而行之其於馬房倉庫各門添設會
事并各處添設守備等項內臣不係舊額者一體
查奏取回中外臣民惟騰交慶以為是必
上天之靈
高廟之冲有以啓發
帝心而除此數十年陷民蠹財之弊也雖然常情銳于
前者急其怯于後善于始者患其改于終臣願
陛下持此心以攬乾綱之提揭日月之明不沮於浮言
不惑於便佞不奪於晉鄉之私而盡復乎

祖宗之舊臣恐添設之官不止於此而已也惟
陛下慮之以道汰之以方而使之各辯其權各安其職
乃為上也

敬天

唐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帝曰
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禹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惟荒度土功

成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

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大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大戊懼其相伊陟曰夭不勝德君之政其闕歟君其脩德大戊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死

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有司曰地之動為人主也群臣皆恐請興事動

衆增國域以務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以賞有功無幾疾止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及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自慇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願臣等

侍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茍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

以匡不逮三年夏久不雨

皇后與諸妃執㸑為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諸王供

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

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

四郊霑足四年嘗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

垂象然人之常道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

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
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
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
上聞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
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皇帝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朕既
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兆
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
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之十九年四月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勅文武群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
省愆惶懼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
以相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臣按天心仁愛人君必生災異以示儆自古帝王
之遇天變必省愆自罰側身脩德用賢以弭之而
其道愈光而治愈盛觀乎禹湯文之與我
祖宗可見矣伏自成化以來星辰失度山崩地震水旱
相仍妖孽迭見上天示儆久且極矣
先帝惻然而懼屢下求言之詔徧布省滌之辭彌備文
脩敬畏兩至然而天意未回災異未息者天其負

者有待於

陛下乎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德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

陛下誠能反身脩德信用忠賢而以帝王

祖宗之所嘗脩為者省之於身見之於事必誠必敬以祇奉上天如此而災異不息天變不回者臣請伏妄言之誅

叡慈

舜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成湯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有曰兹朕未知獲戾
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大祖嘗大宴群臣罷因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
由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
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嘗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
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覧英
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
廣生民之衆萬機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抚憂懸于心
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且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跌所養不謹或生疾疢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須臾而忘儆戒哉又作

祖訓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爲樂則國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若生怠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

臣按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危地而後存死地反生危地反存者蓋憂死亡之必至而奮求所以生存之道也臣愚惟此二言不但可以行兵雖天子之保天下諸侯之保國卿大夫之保家士庶人之保身皆此道也蓋人心常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心死而天下國家身有不亡者未之有也心存而天下國家身有不安者亦未之有也考之古夏桀殷紂周幽厲肆生存之樂故不旋踵而亡夏少康殷太甲周宣王越句踐有死亡之憂而卒成中興之業是以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動勵不息與強安不忘危樂不忘戚而

天下治安也矧今亢年以來天變日形而未止民困日甚而未蘇邊徼日急而未息而

陛下臨御之初可不戒兢惕厲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恫瘝乃身奮發激烈以保

大寶之位于無疆乎

戒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夏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

五子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旅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國朝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

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正當抑驕奢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臣按陳友諒據有楚粵用武之國席地數千里帶甲數百萬而我

太祖高皇帝以一旅之衆渡江而南與之頡頏其強弱之勢固不侔矣然而

太祖即以興而友諒即以亡者觀其草創之初所卧之榻即以縷金為之是知友諒之起其志在富貴色慾而已矣非有安天下之心也此所以為我

太祖檢也侍臣之言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
敗徒知驕侈之所以取敗而不知富貴之不可驕
侈亦非見理之言也惟我
太祖之言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
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正當抑驕侈弘儉
約戒嗜慾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已
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大哉
皇言乎其道得之腴乎其守富貴保天下之本乎又恐
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
宗積累之難故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
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無窮其為

聖子神孫之謀遠矣
嗣統之君可不視以爲鑒哉仰惟
先帝在位十有八年抑貢獻禁奢侈不遊畋不沉湎後
宮無妃嬪之寵內苑無狗馬之娛寡慾清心始終
如一此
陛下之所親見而可以爲法者也甚矣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或以女色或以犬馬或以盤樂或以佚遊或
以財貨或以峻宇雕墻
陛下春秋鼎盛心苟不戒一墮其域則大事去矣所願
陛下上師帝王近法
太祖

先帝親賢人遠佞臣日以脩德進學爲務則心不外馳而百欲不能攻矣

節儉

堯居帝位麤玉以白繒茅茨不剪採椽不斲素題不折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盛不毀藜藿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履不敝盡不更不以私曲之故害稼穡之時

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盡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贊之曰禹吾無間然矣

伊尹作太甲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
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
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
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
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八
年改大內宮殿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
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
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

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
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切不為之其勑所司如
朕之志
太宗皇帝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裹衣袖敝垢納而複出
侍臣有贊
聖德者
上慨然嘆曰朕雖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
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
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臣按天地生財自有成數不在官則在民在民則民富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在官則民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此必然之理也是故仁君裕民之財紓民之力而欲富其民者在於節儉而已舜禹周文賢我

太祖

太宗崇尚節儉以禮度為威以仁義為麗而存恤乎民者誠萬世之法也秦始皇隋煬帝窮奢極欲不恤乎民民日窮而國隨斃可不慎哉

帝祖萬年金鑑錄卷之上

帝祖萬年金鑑録卷之中

勤政

禹受舜禪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
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太祖皇帝嘗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
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

雖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又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堯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

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為勉
朕無憂矣群臣皆頓首受命

太宗皇帝遇(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
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
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
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
卿等計議又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
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
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輙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
省覽其有邊遠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
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閑暇則取經史覽閱

未嘗自敢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臣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業精于勤而荒于嬉自古帝王未有不資于勤而能成化功于天下者也昔宋太祖每旦朝罷登崇政殿決事日中未食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決事帝不聽嘗謂近臣曰天下事日日聽斷尚恐不及唐末諸帝多深居何耶宋太祖之行蓋有取法乎帝王而其言又以懲唐末庸君之弊也至於我

太祖皇帝不惟日以勤政雖夜亦不能安枕披衣而起

仰觀星象量度民事待旦而行

太宗以早朝聽奏於午朝後從容陳論不安宮闈以事

樂從是即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之心哉而其言

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

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

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

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至哉

皇言乎斯言也足以破盡萬世庸君暗主之蔽而不惑

於左右邪慝諂諛逢君之惡之言也臣惟近年以

來

皇上早朝之後即居深宮不出
先帝雖或宣召大臣論決朝政然亦罕見臣願
陛下以
祖宗爲法以近年爲戒時接大臣咨圖治理凡有章奏
即便省覽凡有政事即便施行天下幸甚

仁民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百姓之罹罪憂衆生之
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我
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故不賞而民勸不
罰而民治
舜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于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治水九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嘗爲池沼掘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

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皇帝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
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
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
歸者寡矣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
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
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
進曰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
武跨越千古

上諭之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人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恐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八年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究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

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
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
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永樂元年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
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皇帝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
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仍守令又
鮮能宣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
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益
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

令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

太宗皇帝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臣按書曰民惟邦本又曰可畏非民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竊惟君至尊也民至卑也君之於民得生殺之民之於君惟敬憚之是可畏者在君而曰可畏非民者何哉君譬則舟也民譬則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不真可畏邪人君真知民之可畏則思所以保之者當無所不至矣大抵人君之政其端不一而其大要急務在於蓄民之生節民之力

阜民之財恤民之患而已然其所以蓄之節之阜之恤之之道豈能家至而人喻之哉亦在乎省刑罰薄稅斂省力役罷橫征而已然則國用不足奈何罷工作縮浮費汰冗官節俸賞而國用不足者未之有也端在人君一心念慮之仁斡旋之智而決斷之勇也在易剝之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益之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今上之能亦用如此則民生寧有不厚民力寧有不紓而四海之所以仰戴豈不如赤子之于父母也哉今四海之民財力亦窮

京師之民惟甚困于勲戚庄田之侵擾于內外調

庸之後眼中室廬迸亡過半矣世無鄭俠無敢卽
其情狀作爲畫圖以獻于上
朝廷其何以知之然竊惟
陛下誠、亦可不貽爲邦本之憂逮改羅民之瘼臣伏讀
太祖皇帝免天下秋粮詔有曰於戲欲消愆而彌禍非
致吾民於仁壽之鄉將何以荅天心之永顧至哉
皇言也況今〻天變日形必有其應臣願
陛下以之爲法
命官
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
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咨垂汝共工咨益
汝作朕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帝曰
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
時亮天工

高宗揖傅說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
乃心沃朕心

太祖以李中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鰥官曠職卿等總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洪武十年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陜西參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右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

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國公清直亮以勵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祖訓曰人之姦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使臨事試之勤比較而謹察之姦良見矣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退

亦何難慎勿姑息

太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安失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行考察所行乃見臧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臣按周書武成建官惟賢莅事惟能甚矣賢與能未易知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宋儒朱熹又從而釋之曰左右近臣其言固

未可也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悦者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真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此古之帝王用人必咨四岳恒於輿論而我

祖宗之任銓選之臣按部之吏必精必慎恐不得人擬以並天下之賢才尤必諄諄告戒令其訪察務得實才而用之既得實才則信之必篤任之必專如堯之於舜授以天下而不為泰如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尊師尚父而不以為卑然後得盡其

才能致其治後世人君不明治官無法公選不行然後競趨倖進者往往分據要途賢者退處蓬門而不用於是魏唐以來庸君具臣制為身言書判之途歷仕資格之選前臣薛收闢之明而胡寅真德秀等論之詳矣不可用也臣不知

陛下今日之用人也果由于

聖斷乎果出于公論乎抑有出于左右近臣之夤緣希旨者乎賢才者國家之利益而政事之得失國運之汚隆繫焉君子用則治小人用則亂君子者為公而不為私故難進而易退小人者無所不為務私其身而其求進也亦何所不至哉臣愚以謂用人之

將必博詢公選而上下才得以好惡間其中焉上

也不然斷自

聖衷猶之可也苟或一狥左右之言則蔽於公行賢否

倒置而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求賢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帝曰俞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

俞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高宗立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乃恭默思道夢帝賚之良弼高宗以夢所見視群臣皆非也乃使工畫其像徧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是時說操版築既至高宗曰是也遂以爲相與論治道殷國大治

文王初爲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螭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於是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

興了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立為師

太祖皇帝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
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豈其智
之不足也然皇皇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
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
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
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
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
圖至治洪武六九年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洞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從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正為此耳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可不問豈知老成古之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凡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

上京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仕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才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才

臣竊惟我朝

祖

宗簡賢當治之法其正途有二曰科舉曰歲貢兩途之外或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或德性淳篤行止端方之人又詔郡縣選舉禮送至京量材擢用

賦任之間或有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
識見優遠者又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
上文官及知縣訪舉於上不次起遷其求賢之心
可謂勤矣進賢之法可謂善矣而卒未聞田野之賢
而得非常之賢而近代儒者如吳汝弼陳憲等之流
卒不能致之於仕豈天下之大果無真賢而天下
之賢果真不欲仕耶其求之也患不精而處之也
慮欠當爾臣竊願
陛下以舜之所以咨四岳以湯之所以聘伊尹高宗之
所以求傅說文王之所以載太公為心
太祖之所以命吏部諭鄭居貞之言為法而不使讒忌

濟於乎其間不使近習與乎其事則天下之賢皆連茹接踵而出願仕於天子之廷矣自古賢才不借用於他代況我祖宗列聖作養薰陶百三四十年之久豈無賢一足恵哉

崇儒

商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　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太祖高皇帝諭中書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

道學校為大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賢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聖道使之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為治當速行之

太祖皇帝親禮儒臣嘗與學士宋濂飲強之醉亦如躪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上露降

上召濂賜坐

上躬執金匙燒湯于䀹以耳露投之手沃于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太宗[illegible]視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吾[illegible]師
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illegible][illegible]之統
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
經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
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一釋奠
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
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臣按葉時曰師者所以宗主治業者也儒者所以

次恃以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
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子所
恃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
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直哉〻乎
我
朝立教設科專尚經術可謂善矣但近來學者多務剽
竊經義以圖進取一昇性命以飾儒紳而於明善
誠身之學槩乎未聞足以意得意失惟保富貴以
私其家不肯建功立業務致其身以忠於國是蓋
有儒之名而無其實有師之教而無其功者也惟
陛下有以崇之擇師儒之賢必得人如胡瑗教

化以是鑑衡之選必得之矣歐陽脩者以　　則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不至徒織雕鏤之空言而為荃蹄之虛器則理學日明真儒輩出矣其有德備於身學通乎古有非科目之可鈞致者所宜以禮聘之上與科目之英列侍從之職拜師傅之官如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如

太祖之於宋濂親狎而忘其勢朝夕相與講明無畫寬治功而心不役于女色狗馬貨利遊畋之欲則

聖心清明聖躬康泰聖學臻宗聖德深厚而天下受儒者之惠矣然自古人君知親禮儒臣者多沮于近習之人惑于壬倖之口觀唐宦者之教其徒曰天

于勿令其近儒生近儒生則我輩疎矣吳主休善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偉臣張布布恐其入侍陰言已過固諫止之以是知近習與布之臣惟知怙寵以濟一己之私不知愛君而爲人下之計其罪不可掩矣然其言不過曰恐防布布而已親禮儒臣正所以講明政事豈反相防哉惟聖明之君英諝之主則不爲所惑矣爲張布佞士良之主者卒墮其術而終身不悟不亦可悲也

求言

舜謂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禹即天子位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

禹曰教寡人以道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
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太甲語伊尹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
救之德圖惟厥終
高宗命傅說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
于行
太祖皇帝告諭中外九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忌洪
武九年詔曰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
是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
至此惶懼罔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
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鑒朕之不德假公營私

者又非賢人君子

又褒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有曰俄者天變於

上致心惶惶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詔令既行布

滿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卿數露肝膽備論闕

事雖剴切中半豈不盡己之謂忠哉所言忠之所時

施行其餘未至者權且勿論朕以至意諭卿若日夜

如斯爲國爲民則神人欣焉

臣按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于

此觀之可見古昔帝王之爲治也皆汲汲然求誨于

其下非但朝廷之上輔弼之臣以時納規

諫而已至於天下官府之職工藝之微
使宣令之官振木鐸徇于道路而求諫焉其或不
諫者以為不恭而罪之刑是以當時臣下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而人君無過舉之非天下豈不治之
澤也
高皇帝大誥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其曰
諸人者盡天下之人又非特官師工藝而已其即
帝王求諫拳拳之心哉然此其常也至於因災求
言而臣有言者即賜采納是者就行非者置而勿
咎又下溫存之詔以嘉獎之則人孰不盡言于上
哉比者側聞

陛下遇災亦嘗屢下求言之詔矣其亦帝王
祖宗之盛心然而忠言讜論尚未聞而政失時弊尚未
救者臣願
陛下盡求言之實耳勿拘其名也

納諫

禹聞善言則拜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
可績

成湯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太祖皇帝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
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上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之進禹之惡衣

加矣其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上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顔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來今思顔見我能行於前而恐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諭思顔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爲主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進讜言所固可嘉思顔又曰近句容有虎爲害
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令參養民間餌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書壹萬柒千字

遂命中書郎中王敬立而誦之至字陵千叁伯柒拾乃云才能之大數年以來存者百無一二不過應答辨集又云所仕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覩厥事實蹟數其妄言召而朴之次日深夜中

帝卧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壹萬陸千伍伯字後云有五事實蹟

帝聽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勅中書都府御史臺着蹟以行而曰吁難哉古今上言者未嘗不爲國爲民而爲君而言者雖有賢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獲所忘臣是朕之過臣可謂之忠矣嗚呼爲臣之不易至

哉。

臣按人君求言非難聽言爲難聽言非難而用言爲難也且夫人臣進言于君必有以拂其君心之欲必有以發其險人之奸君拂其心必不悅而險人又乘其間而中之以濟其所不懌而君之怒生焉言者甲其怒而能保其身者鮮矣是故忠臣不幸而遇昏庸之主其言適足以殺身而庸君不幸不聞忠讜之言其蔽適足以亡國是以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何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臣之忠也納諫如流從善若沸者君之聖也非君之聖無以納臣之忠非臣之忠無以保君之聖君聖臣忠而

憸人者亦不可以不深察而預防之也昔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聞者纔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不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絳言我不知諫之益李絳此言不惟有以破憸人之謀又有以使其君知諫臣之難也然憲宗亦 八之令主

憸人雖以中之而卒不行而又知諫之蓋其視
慢諫縱欲嬖邪棄正以自取滅亡者豈不入相遠
哉竊惟比者言官多事緘默以保身位不肯盡言
于上者務以不崇聽納萬一忤者一遭斥卽遠
清光雖蒙矜宥或旋起還然卒終於外補喜內懼
外人情之常此豈非所以善誘臣下之言以臻至
治者也臣願
陛下以帝王
祖宗為法以社稷生民為念取近者大小群臣章疏視
加
睿覽有關時政者卽踵未行有裨

聖躬者即湯懲艾進言之臣有能不避權貴者即賜旌
嘉忠讜之次有經斥調者即賜召用如是則臣下
庶肯盡言而
陛下樂於從諫而昭優
祖宗顯德於無疆也

帝祖萬年金鑑錄卷之中

帝祖萬年金鑑録卷之下

設樂

唐堯色尚白薦玉以白繒命夔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以麋輅置缶而鼓之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獸拌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帝而天下太和

舜陟帝位輯五瑞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謂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禹以建寅為正月色尚黑其社用松牲用玄以黑為徽號朝燕服冕冠而黑衣十寸為尺作樂曰大夏皋陶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以五音聽治

湯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易民視聽色尚白其社用石菲樹松牲用白以白為徽號朝燕服冔冠而縞衣十二寸為尺命伊尹作樂曰大濩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武王既克殷柴于上帝祈于社郊成湯之廟乃出設奠於牲室以王瑞自太王興故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以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色尚赤其社用栗菲樹栢牲用騂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

玄衣八寸爲尺其袂大武

太祖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污染之習故嘗命兩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幾愜朕心也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禮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爲尊百官在列供具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

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戴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見之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九品以上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陶凱等奏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辭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

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臣按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以節事脩樂也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矣近者風俗上驕下諂而禮日以壞詞淫音哇而樂日以崩僭分踰閑縱欲敗度恐非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道也惟

陛下其究心焉

賞罰

於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文王罪人不孥官人以世

太祖皇帝作祖訓曰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怨怒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從焉嘗封右丞相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疋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忠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illegible][illegible]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微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甚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

所以寵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
唐犯法當誅太宗欲貸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
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以其恃功驕恣自冒于
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
至推朕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
慶陽追王保保戰習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
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
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此
猜疑想而又殺天長衛千户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
自幼從朕有功　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
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

究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故宥之則當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當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鄉導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頓首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官賞矣今犯而不罪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臣按刑以罰人是之為威爵以賞人是之為福威福人主之大權諸侯尊之則有害於天下卿大夫尊之則有害於其國至於陪臣執國命而害不可言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賞曰天命罰曰天討以見人君賞罰皆出于天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假之於人否則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輙加賞罰于人則移人主之大權矣失天命天討之旨矣何以治天下服民志哉漢宣帝勵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宋臣司馬光三上劄子於

其若拳拳以信賞必罰為言其亦有見於此也矣

惟我

太祖太宗之行賞罰也罰必當罪賞必當功不以過掩功不以功掩過中持權衡而已不無焉又如四時金石之必堅必信捨功者不致於怨望過者不排以俾免天下之人孰不樂為用哉

剴然

成王時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於是派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宿於農隙以講武事焉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車徒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其宿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歲終則會與其奇邪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行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

八旗八分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分之月終則均秩其終則於敘以時頒其衣裘齊其誅賞

太祖皇帝將經理滿洲親閱試將士命錄旗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之士賞銀有差且細加淵鑒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將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徒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官資惟待有功者得之顧於起居注曆問對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從衆行隊徒閧軍中蔘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太祖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臨鋒破敵動若神明臣以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君之勝也然以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之曰兵者詭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觀戰陳之百闔開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邪

臣按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

弱々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非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々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討伐之策也無可倚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事因循于上則萬事廢壞于下竊惟脩此言雖淺其甚之失于當時切有倒々

陛下之事々令已者也况當今天下拯夫過於饑寒利其餉而樂為兵者多矣招募一呼立集百萬何患

乎無兵天下之財半歸寵臣與夫近倖之臣借以輸邊何所不足何患乎無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何患乎無將公舉明察河北之卒臣有將有臣何患禦外之無其策哉誠使

陛下詳擇命之發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效則士皆樂戰而不敢愛其主富皆樂助而不敢惜其財兵精財足將臣運謀而共收勝策之功矣雖然當時臣下獻言于上者不過以邊患爲陛下臣憂以爲玁狁苗戎四夷之霧聖帝明王何代無之未足以爲憂也惟憂吾之致脩于內者或未盡耳昔韓琦言於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擇將帥訓兵

〻倫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糧以待黠虜之可
勝此謂安邊禦寇之切務然而九人之慮曾能及
之臣切以爲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貴
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犯邊今若紀綱不
立法度不修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
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
請狎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裔內窺
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難臣今
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〻〻以消憂內患既平外
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〻未有不固而枝葉不盛
深咨雜猥之言亦有切中當時之弊者亦

陛下之所宜聞也仁宗之時西寇擾攘蓋有甚乎今日者矣而其有備與所以兩陳馭之之策而大意略同一不患其無備而患收人之不明一不患其外攘而患內脩之不至以責其君仁宗果用其言卒能削平外患奮滅中興而為有宋三百年之令主者外患不足以為隆平之累也明矣惟

陛下料度今日之政何如仁宗之時二臣之言切否當時之弊而與機務大臣籌策訂攷蓋約內患之大自其大病而裁抑以次脩理焉外患不足慮也矣

命將

時以有苗弗率命禹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消息既而苗民逆命禹還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宣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伐之故詩人詠之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言其嘗與北伐之功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從服也

大祖皇帝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命胡廷

瑞何文輝等為征南將軍率古安廣西諸路召諸將諭之曰朕伐所以除災害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鬥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恐其輕敵耳又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若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東旣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變通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嚴而彼實閒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

崇用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否
與諸將併心驅敵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
輕也汝其慎之

太宗皇帝命成國公朱能討安南諭之曰安南之人皆
朕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
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所必獲其脅從及無
辜者必撫爾宜深體朕心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
毋害稼穡毋恣取資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
一於此雖有功不賞爾其慎之又冒險肆行毋貪利
輕進其慮勝以浮深利用兵本之以仁義濟之以智
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則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

使撫治一方然後選師其任勉之

臣按易之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宋儒程頤傳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月令曰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春秋傳曰將非其人則敗使觀信者則之則敗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自古衆師之以未嘗不由擇將之不精與夫用將之不專也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衆之死生亅之存亡繫焉選之其可以不慎而用之其可以

之專征後世用將者必如舜討有苗之命禹問罪
征蠻荊而命方叔及
太祖定中原之命徐達
太宗討安南之命朱能擇之當用之專任之切斯為
奉天討罪之師而所往無不戡滅而收全勝之功
矣

馭眾

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流有宅惟明克允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
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宣王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故詩人詠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淮南之夷為亂乃命召穆公往平之既平詩人美之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太宗親帝北征駐蹕仁莊堡寧陽侯陳懋為前鋒遇韃靼王也先土干率妻子挈眾來歸懋以其部屬入見也先土干遂還

天顏尚有懼色

太宗命捐前愆詔遣脩延誠悃久願來歸但為阿魯台等之牽今常見

陛下受天錫以再生之日也
太宗曰朕視爾一家猶爾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
與共享富貴於是也也先王子不[illegible][illegible]感泣叩頭呼
萬歲命從賜酒饌也先王子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於此何適
太宗諭文武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
先王子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也先王子之來歸也
其甥把台等皆謂之從擬授以都督俱賜冠帶及
誥敕金襲衣遂錦綵命金忠居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
羞悉撤以賜之於是左右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上宗曰昔興廢頻仍入朝六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

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大下之心以遂其生邊境無虞

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臣按禦戎之道古未有見其善者也蔡邕嚴尤為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劉毗又以為周得

上策秦得中策漢得下策矣二說不同而後世亦消

折中焉大抵驅於夷狄從而要之者出境不從

窮追者周之勞民動衆築塞長城以設險守國之

義者秦也或議婚輸幣以結和或窮兵黷武以遂

忿者漢也以此觀之則二子之議可不辯而自明

矣宋臣范仲淹亦陳和守攻備四策于時而說者
又以戰守和三策隨敵之強弱虛實循從以制之
然皆未見其卓有紀載之成績制勝之奇功也臣
愚以為善去外患者必先攻其內憂甚於外攘者
必宜務乎內修封疆也夫四鄰之寇易去門庭之寇難
夫肘腋之疾甚於腹心之疾然惟謀國者審其輕
重識其先後發其幾而致其決及早圖之可也側
聞比年邊境之報不過曰十百餘騎在邊行走而
已或曰百千餘騎為來搶掠乃已未聞敵眾數萬
攻營劫寨臨陣對敵如往歲寇盛之時者也竊料此
必從子之近患者介乎兩國之間而莫過為主嘗

覘邊防之將捻擄時物以為身口之計耳必非胡
元撥頗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女真而有窺
伺中國之心而肆豺豕長蛇之毒也明矣如此小
寇使動王師舉措張皇調用不給經年累月不能
殄師臣恐遷延消息透彼元醜知我情實帶甲十
萬長驅而侵以覬我神器則
陛下其何以處之哉臣為
陛下籌度至此真可流涕然及今冬加嫉少近強敗殷
歲吉敷政奮為新圖結人心紓今民力節縮民
財積聚遴簡選仁明之將募勇敢之兵培養本根
使中國之勢有如山不動之勢如人一身元氣既

壯朕心無病選用四肢何所不可用之以職則光
以守則固以和則從委之而不叛也應敵之策莫
甚於此矣敬示之後伏惟
陛下祇滿持盈崇其德心如處之德忘其危而四夷
來王感之羽之懷德而四夷咸寧如我
太宗之德從四夷而也先來朝斯乃帝王萬世衛戎之
上策也

內助

周太姜有呂氏之女太王妃也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
從自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從必與太姜俱
焉

大任文王之母太姒文王之妃俱有聖德故詩人美文王而推本言之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言宮工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宣王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欲窮欲者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早朝晏退繼文

武之遺與周家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太祖即位冊為后為孝慈高皇后因謂侍臣曰昔漢光

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

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后起布同甘苦嘗從

朕在軍倉卒自忍饑識懷糗餅食朕比之豆粥麥飯

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

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

溪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災為歉

后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

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

輒諫朕曰未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惕然家之良

妾猶謂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忘長

孫皇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后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附

帝曰得元府庫何物

帝曰貨寶耳

后曰元氏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

惟帝王自有寶也

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爲寶耳

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深厚則驕至時

命將則逆生國家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

戒奢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縱生於
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德技巧為喪國斧斤珠玉
為蕩心酖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
下即大寶也爾名萬世何大寶也而貴於物乎

帝曰善哉水旱歲有

后進食必問設奏能所疏

帝因告以賑卹之事

后曰發聞水旱無時賑卹之有司不如蓄積之先備矣
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之

帝深以為然一日近臣及諸執事官朝罷會食廷中

后命中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旨奏

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今之爲大臣者不能辨其下人惟奉上者升旨群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陛下養賢之意乎
帝曰飲食之邪朕不經心將謂群臣皆得其旨豈意所到自分厚薄想群臣欲言又難於啓齒耶雖甚微所係亦大豈后今日不言朕豈知之如此亟召光祿卿徐興祖諭令切責之興祖等皆慚服
帝嘗臨太學祀先師孔子還
后問曰太學生幾何
帝曰數千人問悉有家乎曰亦多有之
后曰甚理天下者以賢才爲本今人才衆多深足爲喜

但未有廩食於太學而妻子無所仰給寧無所累於心乎

帝即命月賜米給其家以為常

仁孝皇后徐氏嘗

太宗皇帝舉義靖內難后所贊畫居多

帝正大統后正位中宮愈盡禮勤劬嘗言南北戰鬪眾將士民俱敝宜與休息又言帝堯施仁自親族始又言人材難得昔湯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況今日賢才皆

太祖皇帝所成望

陛下不以新舊為間

帝悉見嘉納一日

帝退朝晏

后請其故

帝曰吏部選人每循資格比今日親校二十餘人爲守

兵爲郡守故不覺晏耳

后曰國之理亂係於民之安否民之安否係於牧守之

賢不肖於何急用資格任牧守哉往古今制有試衆

之才必有次次之擢積年勞之久亦有無階之興二

者非行則以無任才官擇賢用而治效可致

帝然之

臣按三代而下漢兩朝女后之賢者莫踰於馬后

啓三代年來后之賢者莫踰於長孫馬后伏波將
軍援之女也無子以賈氏所出養為己子盡心撫
育勞瘁過於所出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
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
輒增隆遇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
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
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欵備多見詳擇太子即位
是為肅宗尊后為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
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
故有司因此上奏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
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

霧四塞不開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貴寵橫溢傾覆之患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薰香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

旨下羣先人之德重惡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
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
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益豈徒欲獲
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
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
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
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
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卒不聽文德長孫
后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
喜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

牝鷄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因愛之許不對太宗一日退朝怒甚曰必欲殺此田舍翁后徐問曰爲誰曰魏徵后聞退具朝服立于永巷曰妾聞君明臣直今魏徵之直實由陛下之明也妾不敢不賀帝怒乃解后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托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爲戒帝不聽后密諭令宗懇帝不獲已乃聽后疾見顏間屬疾猶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尚可求且赦

鳴京王克寶收少

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
亂天下法時房玄齡以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
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
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及生無益
于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
游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

臣惟三代興廢罔不由於婦人夏之興以塗山而
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莘而其亡也以妲
己周之興也以太姒而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
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自此以後
無足取者惟漢明德唐文德二后皆有后德出於

然賢之家敢疏略節于右宗室女后多賢而其最
著莫如章憲劉后以其預聞政事不可示訓不敢
具列工歷以亂我
祖宗之法其餘既亂足以爲戒而已

已亥冬裔孫鵬原汪家相字廷輔號溪泉別號慎堂敬書八十世明弘治丙辰進士歷官順天別駕理學名儒京兆

仁宗諱循公帝祖萬年金鑑錄成功共計柒拾壹篇